加州朝聖有感

今年(2013)七月中,我和蒙特利公園市的教友們,一起參加了一次四天三夜的朝聖之旅。 沿途我們拜訪了七個加州的老修道院 (California Missions) 以及其他一些教堂及名勝, 收穫非常豐富。

記得我們兩個女兒還小的時候,她們分別在小學四年級作了一些有關加州修道院的功課及報告,當時因為我對加州的歷史並不在行,無法幫她們,也就隨她們去了。這次非常高興能有機會,拜訪西班牙聖方濟會的神父及會士們,在 1769 年至 1823 年間,所建立的二十一個修道院中的幾個較具代表性的修道院。遙想當年聖方濟會的神父及會士們,來到新大陸篳路藍褸地建立了這些修道院,為了向當地的印地安土著傳教,同時也感化了許多人。當初西班牙國王 Carlos III,西進加州的主要目的之一,是為了鞏固他們在新大陸的地位,因此西班牙當年在加州最先建立的兩個軍事據點及修道院,就位於聖地牙哥 (San Diego) 及蒙特利 (Monterey)。因為他們當時以為蒙特利已非常接近加州的最北端了。

在所有為加州興建修道院的聖方濟會的神父及會士中,以真福胡尼派柔·索菈(Junipero Serra) 最為特出。他在 1713 出生於西班牙的 Majorca。1768 被任命為加州建立修道院的總負責神師。他一直以將福音傳給印地安人為他一生——尤其是他後半生——的最大目標,雖然當他接受此任命時已年過半百,他仍馬不停蹄,全心全意地為此目標鞠躬盡瘁、死而後已。大部份的歷史學者都將 1769 至 1784 間所建立的九個修道院歸功於他的名下。他在 1784 病逝,葬於卡麥爾 (Camel) 修道院的聖堂內。我們這次也參觀拜訪了此修道院;緬懷先聖,不勝唏嘘。

這次朝聖旅遊之前,我也有機會查了一些有關加州老修道院的文獻及參考資料。讀到了許 多非常感人又有趣的故事。根據歷史的記載,西班牙神父建立這些修道院的過程直是十分 艱辛。1769 年當他們第一次由現在的墨西哥出發,前往聖地牙哥時,因為路途非常遙遠 而且非常危險,所以他們決定兵分五路,三條船走海路,兩隊人馬經由陸路前往目的地。 為了避免「全軍覆沒」的可能性,五隊出發的時間都相互錯開。他們還相互約定,無論那 一隊先抵達目的地,只須在聖地牙哥等待二十天,如果其他的隊伍仍未出現,他們就不必 再等,應繼續出發前往卡麥爾以完成他們第一期的任務。結果三艘船都遇到了狂風巨浪, 最後只有兩艘船抵達聖地牙哥,第三艘船的下落至今不明。不僅如此,許多船員都因缺乏 維他命C而得了壞血症,其中最早出發的一艘船,在抵達目的地時,僅有一位船員及一位 廚子仍活著。真福胡尼派柔原是陸路第二隊的領導,他因為在第一次到墨西哥時,一下船 就徒步行走了大約三百里路而得了大腿潰爛症。這次遠行又使他的舊疾復發,因此他只好 延誤了幾個星期才出發。走到半路時,他已無法自己行走,每次只能靠人將他抬上抬下騾 馬。雖然他的朋友想替他前去加州,但是胡尼派柔神父堅持不肯,他認為這是天主特別揀 選並召叫了他的工作,他一定要全心全力的去做。他告訴他們說:「不要再提此事!我已 全心信賴我主,因祂的美善,我希望不但能在聖地牙哥,也能在蒙特利豎起修道院的十字 架。」後來經過祈禱,他透過翻譯請教一位趕驢車的車夫,問他是否知道如何醫治他腿上 的潰爛。那位車夫回答說:「神父,我又不是醫生,我怎麼知道如何醫治你的潰爛?我只知道如何處理騾馬被韁繩磨破的傷口。」神父說:「那好,你就當我是一隻驢來醫治我的傷口吧!」。旁邊的人聽到此話都笑了起來。那位車夫就去找了幾種草藥,用一些製蠟燭的動物油和在一起,敷在神父的傷口上。感謝天主,經過一夜好睡,胡尼派柔的腿傷已好了許多,第二天就又上路了。經過四十六天的長途跋涉,他們終於在七月一日抵達現在的聖地牙哥。在七月十六日,第一座修道院以聖地牙哥為它的主保聖人,就此奠基成立了。後來他們又幾經波折,終於在第貳年(1770)的六月三日,在蒙特利灣邊為第二座修道院也奠基了,後來此修道院又遷至卡麥爾。

另外有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發生於 1771 至 1772 年間。當他們正在勘查聖蓋博爾 (San Gabriel) 修道院的院址時,突然間有兩個部落的印地安土著聯合起來攻擊他們。此時情況十分危急,他們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,有一位神父靈機一動,拿出他的一幅畫在畫布上的聖母像高舉起來。印地安人的武士們一見到聖母像,不知為何馬上丟下他們的武器,叩拜聖母。因此一場危機就此化解。

自 1769 至 1823 年間,西班牙的方濟會士一共建了二十一座修道院。從最南的 Mission San Diego de Alcala 到最北的 Mission San Francisco Solano。其間的距離大約有六百五十英哩。這條連接所有修道院的大路,被定名為 El Camino Real,可以直譯為「王者大道」或「國王的公路」。每兩個修道院間的距離,大約都是當年行走一天的路程。其實當年根本沒有什麼路可言,據說當年方濟會士來往各修道院間時,他們常在路邊灑下芥菜子,當黃色的芥菜花開遍路邊時,他們就可以藉此來認路。現在加州的 101 號公路,有一大部份就是沿著當年的 El Camino Real,在北加州仍有一段路保留原名,又稱 82 號州路;在聖地牙哥附近也有一段留存的路。另外,因為當年修道院開始修建時,加州仍是一片蠻荒,除了印第安人的部落以外,什麼都沒有,因此後來的城市在附近成立時,常都是以修道院的主保聖人為名,如:San Diego, Ventura, Santa Barbara 等等。

在二十世紀初,因公路上仍無任何標準標誌,所以有人就延著 El Camino Real 安置了一種特別設計的「鐘」。它是一個「鐘」造型,連在一個大約十幾尺高的金屬「牧杖」的尾端。當年所設置的「鐘」標誌,在後來的數十年間因為遭人破壞,偷竊或其他原因而不見了。目前我們在 101 公路及其它 El Camino Real 所看到類似的標誌,是加州交通局在2005年重新設置的。

西班牙神父們建立修道院的主要目的,就是要向加州的印地安土著傳教,感化他們。一開始時,印地安土著並不是很有興趣,神父們就用許多不同的方法「利誘」他們。譬如說,印地安土著很喜歡西班牙人的衣服及其他日常用品,神父就會以這些物品做為領洗的代價。一旦他們領洗以後,他們就必須搬進修道院而且必須遵守許多規矩,譬如早禱、彌撒,早餐以後,男人及大男孩必須去種田、放牧,製土磚、蓋房子;女人則必須去煮飯、紡織、洗衣、製肥皂等等,因為當時西班牙人對印地安人的文化差異的認知不夠,他們認為對這些「野蠻人」就必須要嚴加管教,所以許多印地安土著在修道院內的生活是相當苦的。甚至有些人認為,以今日的標準,有許多印地安土著在修道院內是常常被虐待的。譬如說,他們進入修道院後就不能隨便出去。據說有許多土著在修道院內被餓死或死於疾病。

1810 年墨西哥獨立戰爭之後,西班牙就決定減緩在新大陸的發展,所以他們在加州所蓋的最後一個修道院是在 1823 年建於舊金山北邊的 Sonoma,也是最北端的一所修道院。1833 年墨西哥獨立,不再受西班牙的管轄之後,政府就立法將所有的修道院自天主教收回,除了聖堂及四周的花園交由本堂神父之外,其他所有之房屋及別的資產全部交還印地安人,可是結果卻被當時的政客及他們的親戚和朋友瓜分了。那時方濟會也離開了所有的修道院,將修道院的資料都送到 Santa Barbara 的修院。因此 Mission Santa Barbara 也是方濟會自始至今唯一保留在會內的修道院。當方濟會離開後,只有幾個本堂神父還堅持留存並照顧一些留下來的印地安人。因為物資缺乏,他們的生活極為艱苦,有位神父甚至為了照顧這些印地安人,而自己卻活活餓死在聖堂裡,他們這種愛主愛人的情操實在令人感動。

後來當加州加入美國聯邦政府以後,美國總統林肯在 1863 年將所有修道院的土地都還給了天主教會。在當時幾乎所有的修道院都只剩下一片廢墟,到 1880 年以後,許多私人及團體,如有名的報人威廉·赫斯特等人,才開始修復所有的修道院。這次我們去拜訪的每一座修道院,都已有相當程度的修復,而且遊客眾多,其中大部份遊客都是全家出遊,因為這些修道院與加州歷史息息相關,所以每一個小學四年級學生都必須研讀加州修道院的歷史,也因此許多家庭都會藉此機會去參觀一些修道院。

這次我們有機會去參觀了這麼多加州的老修道院,回想當年真福胡尼派柔·索菈 (Junipero Serra) 等方濟會士,不遠千里的來到加州建立修道院,傳揚天主的福音,我們又怎能不為自己在傳揚福音的行動上加把勁呢? (加州 亞凱迪亞)